

無敵神捕

赵安东 著



新华出版社

无 敌 神 捕

赵安东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敌神捕/赵安东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8

ISBN 7-5011-3767-6

I. 无… I. 赵… II. 章回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080 号

无 敌 神 捕

赵 安 东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5 印张 51.3 万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3767-6/I·193 定价:28.00 元

目 录

系列之一——《虎惊》

上 篇

一、大牢脱囚	(2)
二、总捕三疑	(8)
三、白楼惊起	(12)
四、捕快行动	(17)
五、白虎银令	(23)
六、夜探山庄	(31)
七、县衙搏杀	(37)
八、各争机先	(44)
九、三局两胜	(49)
十、马蹄声急	(57)

中 篇

一、有谋于途	(65)
二、案发府衙	(70)
三、变生肘腋	(75)
四、酒家遇险	(81)
五、匿之名寺	(87)

六、堂风重振	(92)
七、九华觅踪	(99)
八、惶惶歧路	(105)
九、凶隐山岚	(113)
十、在劫难逃	(120)

下 篇

一、算定而动	(132)
二、心事如云	(139)
三、运筹帷幄	(147)
四、山南遭伏	(156)
五、兵贵出奇	(164)
六、豁然开朗	(172)
七、双管齐下	(179)
八、虎落天网	(186)
九、量天十式	(193)
十、真迹终显	(200)

系列之二——《天决》

一、两纸密杀令	(207)
二、惊生双奇堡	(213)
三、京捕下洛阳	(218)
四、猝杀动天地	(224)
五、二请“无忧刀”	(230)
六、议案洛阳府	(236)
七、一念起狼心	(241)
八、誓雪隔代仇	(249)

九、杯酒无波澜	(254)
十、三捕斗“双杀”	(260)
十一、夜深人不静	(266)
十二、往事费猜详	(272)
十三、百密遗一疏	(279)
十四、有约三天后	(286)
十五、杀气满西峰	(293)
十六、刀挟王者气	(301)
十七、问师山林间	(308)
十八、骊山访老祖	(316)
十九、生死悬一线	(323)
二十、夜半临恶客	(331)
二十一、堡主意如何	(338)
二十二、风云会龙门	(346)
二十三、天威最难测	(353)

系列之三——《命门》

一、一路杀机	(364)
二、刑部动案	(373)
三、县衙剧变	(381)
四、运河船劫	(389)
五、“天尊门”主	(396)
六、各谋其是	(404)
七、夜袭岱峰	(411)
八、故人解困	(421)
九、情义兼及	(430)
十、俱为两全	(437)

十一、狭路相逢	(444)
十二、惊心一战	(452)
十三、阵布“七星”	(458)
十四、勇渡三关	(464)
十五、旭日云天	(470)
十六、义被绝顶	(475)

系列之四——《破隐》

一、乌岭喋血	(482)
二、崆峒示密	(489)
三、“三魁”聚首	(497)
四、两地有谋	(504)
五、饭庄事发	(512)
六、茶轩无波	(520)
七、意外陡生	(529)
八、各怀计较	(537)
九、疑端难信	(545)
十、“双隐”讲真	(553)
十一、遽变惊心	(561)
十二、生死之战	(569)

《无敌神捕》系列之一

虎 惊

上 篇

一、大牢脱囚

雨夜。潜山县境。

天柱山麓泥径上，一条黑影趑趄而行。

米三刀正在逃亡。

三天三夜，他不停歇地在山野里奔逐疾走，涉水攀崖，体能几将耗尽。他不敢稍有懈怠，不敢打盹休息，更不敢进村乞食。虽然看不见，但他感觉到身后已追来大批衙役、捕快。

他闯荡江湖二十载，对“危险”的觉察很灵敏了。

米三刀只能不停地逃、逃、逃……

他有一种死里逃生的亢奋。

米三刀本是安庆府大牢里一名待决死囚。

一天晚上，他依墙呆坐。出神间，突然觉得小腹间缕缕真气上窜，不由一惊。

自遭擒，米三刀即被衙役灌了“酥筋汤”，内力散去，手足酸软，气力不及寻常农夫，早已绝了越狱念头。眼下体内突有变异，惊后大喜。

米三刀立即敛神入定，缓缓吐纳。但任他练气，那真气也不多生一丝，只得作罢，重感沮丧，倒头睡去。

第二天晚上，他又试着提气，感到真气竟能点点聚合。

米三刀习武多年，闻知服下“酥筋汤”后，不得解药，休想恢复内力。自己定有解药入肚，只是每次药量甚少，毒性退得较慢，自入狱后，除了一天三餐狱饭，什么也没吃过，莫非近日饭内……

米三刀一旦想到，便对送饭狱卒留心起来。

隔天上午，送饭时辰又到，米三刀察看那狱卒却无异态。

他苦思不解，不再去想，只管顿顿饭菜吃尽，白天扮出软弱无力的神态，晚上则打坐调息。七天下来，体内真气已能随心运作，武功复至往日八成。

第八天上午，捕头徐文先引着四名衙役，在牢狱长汪成占陪伴

下，来到关押米三刀的号子前。

汪狱头喝道：“知府大人有令，提犯人米九汉过堂！”

当值狱卒开了牢门。

米三刀面壁垂首而坐，心里暗叫：“脱身有望！莫躁，莫躁！”他转过头来，面色灰暗，双眼浑浊，一副死气，挣扎着站起，晃悠悠出得牢来，脚下铁镣拖得“朗当”响。

汪狱头嫌他行得慢了，提脚踹去。米三刀欲避不及，正中大腿，他站立不稳，摔倒在地。

汪成占冷笑一声：“米九汉，‘酥筋汤’滋味如何？你强过它嘛？”

米三刀爬起身，神情木然地站着。

捕头徐文先不多言语，令狱卒们下了脚镣，朝汪狱头扬手别过，押着米三刀向狱门行去。

大牢在府衙西面，一条甬道连结着二处要地。青天白日，犯人已成一只“病猫”，衙役们只当例行公事，人不作势，刀未出鞘，一行人慢慢走去。

徐文先沉着脸，边走边想心事，落后了十多丈。

转过甬道拐角，已见府衙后院大门。米三刀陡然返身，以腕间铁链为鞭，一扫间，砸倒二名惊呆了的衙役。随即，他凌空跃起，双腿分蹶，将前面闻声回首刚抽出腰刀的二名衙役踢出丈外。

米三刀纵身落在一名衙役身前，铁链一甩，带上一把钢刀，运上内力，反手一刀，将拴住双腕的铁链斩断。

这时，落在后面的徐捕头飞步赶到，一见米三刀脱困，惊怒交加，抽刀扑上。

米九汉师出“五虎断门刀”，刀法娴熟，尤其是运上内力的头三刀无坚不摧，遇者难挡，江湖上人送绰号“米三刀”。

如今，他一刀斩脱桎梏，尚有余力，刀风凌厉，扑面击去。徐文先不敢硬接，退开三步。

米三刀吐气开声，更猛、更烈的第三刀跟着劈出，刀光中隐隐夹着风雷之声，徐捕头不得已，又退出三步。

此时，大牢示警，府衙里也传来人声。

米九汉见徐捕头退至丈外，紧盯着他，似在待援，便挥臂一抡，快刀脱手而出，如一件巨大的暗器尖啸着飞向徐文先。

徐文先凝神看刀，米九汉纵身跃上府衙后院墙头，象出柙恶虎，在众目睽睽下，一口气蹿出几十丈，跃下院墙，没入街上人流中。

徐捕头避过飞刀，跳上墙檐时，已不见了米三刀的身影。

米三刀一经脱身，就不停地逃亡。

黑夜使他有一点安全感，可潜意识里又觉得黑色中藏匿着莫名的恐惧，无边的夜幕象一张大网，正在将他织进去、吞噬掉。

三天三夜，犹如漫漫岁月，残酷的逃亡生活，摧毁着他的身体和意志。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断镣在肘腕间晃动，身上流淌着汗水。

米三刀不再象一个武术高手顾盼自雄，他觉得自己是一条受伤的狼，流着血，滴着口涎，惶惶奔窜在天地间，一大群凶猛的猎犬正嗅着他的踪迹冲来。

腿在颤抖，全身在颤抖。他又累、又饿、又困，但真正使他不安的是心底里挥之不去的那丝丝怕意。

“不！我什么都不怕，我逃出来了，我一定能逃得成的！”他在心里狂喊：“不！我不怕他们！我不怕他……”一想到“他”，他又打了个寒战。

就是栽在“他”手上的。自己那拼命三刀竟被“他”用一截竹梢轻轻挑开。“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来接你三刀吧，要不，你不会服气的。”三刀一过，即遭“他”所擒，被点了穴道，随手扔在地上。

六扇门里有这样的高手，真想不到。

米三刀不敢再想，他仔细辨认了一下方位，知道奔走攀爬半夜，已深入天柱山山腹，便向右侧山岩攀去。

翻越一座山峰后，一道黑黝黝的峡谷横陈在面前。

他停下脚步，坐在一块山石上歇息。

雨渐渐停了，山间寒气袭人。

天边现出铅灰般亮色，四周景物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

米三刀定了会神，向四周打量半晌，立起身，沿左面谷壁攀援而

去。他手脚并用，上升十多丈，又横着边攀边寻，终于看到一条狭窄的石阶挂在一处凹下的岩缝间。

米三刀面露喜色，向石阶攀去。登完二十多级阶石，迎面石壁上镌刻着三个斗大的字——“神密谷”。字下，几块巨石叠垒在一起，石间空出深隙，犹如一个蛤蟆张开的大口。

米三刀心口“怦怦”直跳。他慌忙蹲下身，回首查看，确信四周除了风声、鸟鸣，再没有其他动静。于是，长出一口气，精神焕发，象卸下了重负，卸下了“害怕”，“滋溜”一下，沿着石面滑进“蛤蟆嘴”里。

天亮了。

米三刀消失在天柱山间。

潜山县是个小县，地处皖北，人口不过十多万。大多人家以耕种、编织为生。

县城南隅的知县衙门显得陈旧、狭小，缺了公门的威势，若没有门前轮值的两名公差，县衙倒更象个私塾学堂。

知县王西志清早起来，独自在后堂品茶。

县小人少，地面一向较为太平。王知县很是清闲，每日多半时间饮茶看书，虽是少了点官派，却也轻松自在。日子一久，习惯成自然，公事都放在下午办理，上午则是他饮茶静坐时间。衙役们自不来打扰，两厢清静。

王西志喝了二盅太平毛尖茶，闭目枯坐。

县衙里冷清清的，大堂口当班差役尹羊、吴喜无聊地张望街面稀落的行人。

蓦地，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南街口急步行出八、九名执械捕快，领头二人甚是威武精悍。

尹羊为差事上过安庆府，识得那高大壮实些的是捕头孙不归，与他傍肩而行、略显瘦削的青年捕头，名叫崔南剑，二人都是安庆捕房中的硬手。尹羊看清是这二位，忙低声对吴喜道：“公事来了！”说毕，匆匆迎上前去。

尹羊接住捕快队列，抱拳一揖，笑道：“孙捕头、崔捕头，二位好！”

大驾到此，怎不先知会一声？”

孙不归认出尹羊，忙停步还礼：“尹老弟，你好！快报王大人！”

崔南剑在一旁含笑致礼。

尹羊见这一行人风尘仆仆，举止匆忙，便不再寒暄，对吴喜道：“你先站一会，我领他们去见王大人。”朝捕快一抬手：“请随我来。”

众人冲吴喜略一点头，跟着尹羊鱼贯而入，直趋后堂。

王西志觉出来人，双目一睁，端壶自酌。

尹羊在堂下道：“诸位稍候，容我禀报。”随即大声报道：“启禀大人，安庆府孙捕头、崔捕头求见。”

王知县听是上司差下，不敢怠慢，起身应道：“请进。”

孙不归吩咐众人堂外等候，与崔南剑大步进堂：“叩见王大人！”

王知县忙挽住二人：“二位捕头不必多礼。请坐。上茶。”

两位捕头左右坐下，尹羊垂立一侧候令，一衙役奉上香茶。

王西志乘隙瞥了几眼，见众捕快一付疲态，不等孙不归开口，便对尹羊道：“你先带堂下诸位后厢休息，叫大厨提前开午饭。”

孙、崔二人见王知县通情晓事，心中高兴。待众人走后，孙不归即道：“王大人，我等前来打搅，十分唐突，尚请鉴谅。”

王西志微微一笑：“二位捕头公务在身，若无急事，当不如此。嗯，不知下官可有尽力之处。”

孙不归正色道：“正要烦请大人相助。崔兄，你叙事清楚，劳你细说。王大人，这位兄弟，姓崔名南剑，与在下一同供职安庆府。”

王西志拱拱手：“虽未谋面，久闻二位大名。谁人不知安庆总捕手下孙、崔、徐三勇将呀！今日得见二位，果然孙兄英烈，崔兄沉稳，真是树的影人的名，哈……”

崔南剑忙起身致谢：“王大人夸奖，容再下细禀。”

“坐，坐，南剑兄慢慢道来。”王西志好整以暇，从容淡定。

崔南剑落坐，略一沉吟，轻道：“王大人，三天前，安庆大牢里逃脱一名死囚。该犯名叫米九汉。”

“哦，可是领头劫掠官仓的大盗米三刀？”

“正是此人。数月前，他劫了安庆粮仓，盗走贡米4百担。总捕爷

带弟兄们在乡间将其擒下，本当秋后问斩，不料被他逃出。”

“不知在狱中如何拘押？”

“米三刀被押回安庆府，灌下‘酥筋汤’，上了重枷，照理内力已失。三天前，徐捕头传他过堂，半路上，这厮突然发作，打伤四名衙役，断锁开镣，越墙逃逸，徐捕头竟然拦截不下。显然他武功已复，内力充沛，真叫人不解。”

“有这等事？那是怪哉！”王知县惊讶不已：“那时，你等……”

孙不归插言道：“那日，我与崔兄外出办案，仅徐兄一人在府当值，事发后，徐兄愧悔不及。”

“总捕也不在府中嘛？”

“要在就好了。总爷老母患病，请假回家伺候。临走关照我等凡事小心，不得松懈。可他离府不过九天，就……”孙不归懊丧地说。

“突发之事，实难预料。你等不必过份自责。通报总捕知晓了吧？”王西志追问道。

“米三刀伤人越狱，知府大人十分震怒，即日召回我等，并飞骑告知总爷。总爷连夜赶回府中，调派人手，分头缉查。我与孙兄、徐兄各领四名捕快，分三路追寻，总爷居中调停并去牢中查询。今晨，我与孙兄会合，一路到此。”崔南剑简洁扼要地说明原委。

“分路追查，二位怎又同临小县呢？”王西志细细探询。

“这就是总爷的策划了。”孙不归接过话题：“总爷分析安庆南临大江，逃犯寻船不易，难以逾越，只能向东、西、北三方流窜。贵县人烟稀少，境内多山，利于隐匿，故确定潜山为搜索重点，令我与崔兄钳形追踪，在南门会合进入县城，向王大人禀报详情，再作商量。”

王西志点头道：“有理、有理。”心想，这可落在我头上了。

崔南剑见王知县沉吟不语，不知其作何想，一时无话可说。

孙不归脑筋直、性子急，脱口道：“王大人，我等并非认定米三刀逃到贵县，只是总捕头圈划潜山一带为缉查重点，只得有劳王大人鼎力相助。总爷近日内也将来此，与我等约定在衙内会面。”

“总捕也要到此？”王西志精神一振，喝道：“来人！”

一名衙役从堂后转出。

“速传江立山，召本县捕快午饭后大堂集中，候我令下！”王西志平日儒雅沉着，此时凛然发话，方透出官威。

二、总捕三疑

尹羊将众捕快安顿好，回到县衙门口，阶前不见吴喜。他一愣，正寻思，但见吴喜从东街拐角闪出身来，一溜小跑，到了衙前，冲尹羊一笑：“内急，去趟茅房。”

尹羊想问他为何不进衙内方便，话到嘴边没说，他正捉摸安庆府下来捕快的事。

吴喜平日就是个闷嘴葫芦，现下擅离岗位，被尹羊见到，心中忐忑不安，更没兴头说话，两人便怔怔地各自想事。

一会，换班的来了，尹羊、吴喜下岗进衙，分手时，不觉都有点讪讪，相互尴尬一笑作别。

午饭后，全县捕快在大堂集合。

王西志向众人说了情由，明令县衙自捕头江立山以下全班二十名捕快，皆听命于安庆府孙、崔二捕头。

孙不归、崔南剑介绍了案情，将府、县捕快混编成三队，由他二人与江立山带领，散往四乡查访。

掌灯时分，各路捕快先后返衙，带回一些线索。经筛选，二个情况引起王知县与三位捕头的注意。

北头乡一猎户，昨日下午在野外树丛里狩猎，看见一个身形硕壮的汉子，俯在塘边饮水，后向北行去，神色惶急。

天柱山下野人寨有一老农，半夜被风雨惊醒，惦着圈里的二头猪，起身给猪舍顶上铺草压石。忙碌中，瞥见一黑影在地头蠕动，老农当是野兽，不敢靠近。天亮时，见地边三株萝卜被连根拔去，泥地上印着几个鞋印，方知是窃贼光顾。

老农发现的踪迹，是不是四、五个时辰前，百里地外的那个汉子

留下的呢？

“野人寨，天柱山。”崔南剑轻声自语。

“果不出总爷所料，朝这里追没错！”孙不归面露喜色嚷道。

王知县沉思不语。

“二位，天柱山方圆几十里，山峰十数座，可不好寻哪。”江立山忧上眉梢：“再说，米三刀要是穿山而去，直奔中州……”

“江兄勿虑，总捕头已令人快马飞报河南、湖北二督府，请他们沿地界加岗布防，协拿米贼。”崔南剑叙道，接着恳切地问王西志：“王大人有何高见？”

“我在想，米三刀日夜赶路，径奔天柱山，似乎急于寻找庇托，可此山中只有十数户寻常山民，并无强梁啸居，他为啥来呢？”王西志问道。

“问得好！王大人胸有谋略，名不虚传。”窗外轻轻接话，犹如在各人耳边道来般清晰。

王西志、江立山均吃一惊，孙不归、崔南剑却相视而笑。

窗扉无风自启，现出一人——中等身材，一袭青衫，脸颊白皙，双目润泽，约莫三十出头的年纪。只见他双肩微动，如一片落叶飘进窗来，轻轻立定，左袖稍振，窗扉又无声关拢来。

孙不归、崔南剑抢上一步，抱拳低道：“总爷，您来啦！”

来者一笑，转向王西志一揖：“王大人，彭秋中夤夜造访，不胜冒昧。”

“彭总捕，你来了就好。下官欢喜不尽，何来冒昧？快请坐！”

待众人坐定，王西志又道：“不知总捕头为何要……”

彭秋中正色道：“越墙进府，穿窗入室实不得已，请王大人见谅。”

“哦？”王西志仍是不解：“莫非……”

“王大人请看。”彭秋中一翻手，掌中现出一只死鸽，鸽腿上系着一根细线。

“信鸽！”孙不归接过鸽子。

“是的，信件我已取下了。”彭秋中从袖中摸出一纸卷，递给崔南剑：“你念念。”

崔南剑在灯下展开纸卷，抚平，轻念道：“禀报总堂主：米已出狱，近日即到。八三。”

“就这二句话？这‘八三’是啥意思？好象是个什么代号？”孙不归疑惑地问。

“是帮会内的传讯，‘八三’可能是写信人的代号。”彭秋中道。

“怎么回事？这鸽、这信怎地落在总捕手里？”王西志紧张地问道。

“前天上午，我在安庆城外查访，见半空有一鸽子飞过，爪上似拴一物。便追上去，用石子击它下来，取到此信。本想待它伤愈能翔时放它回窠，循去探个明白。不料二个时辰后，它竟死了。原来。鸽子放飞时，已服下毒药。放鸽人算准时间，鸽到地头后即毒发死亡，断了他人随其归窠的可能。鸽主人心思慎密，只是信件还是落在我的手上。”彭秋中不慌不忙，娓娓言道。

“总爷，这放鸽人和米三刀的脱逃定有干系。”孙不归若有所思，抢道。

“嗯，说不定米三刀越狱就是他安排的。”彭秋中很高兴孙不归能有此联想，补充一句以示鼓励。

“我今日上午即到潜山，四乡访了访。傍晚进城，看出县衙门外伏有暗桩，故待到天黑，绕到后院越墙进来。”到此，彭秋中方说出不明着造访的原因。

“总捕头是说，有人盯上了县衙？”王西志似有不信。“那叫人拔了吧？”

“不忙。又是越狱潜逃，又是飞鸽传讯，看来暗中有个帮会在运作。米三刀跑得好！”彭秋中见众人不解，笑道：“没想到这一次够复杂的。”

“总爷，安庆大牢内查出什么没有？”崔南剑忽问。

“尚无线索。我截获信鸽，判明鸽子系向北飞行，就召还徐文先，令他回府继续查询，自己赶来此地。”

“米三刀得以逃脱，全赖武功已复，没有独门解药，‘酥筋汤’药力不会消除。只是解药藏在捕房库内，谁人能够取到？又怎能送到米三刀手里呢？”崔南剑望向总捕头。